

古文辭類纂

亦子肥

序跋類一

古文辭類纂六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脉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

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柎席關雎作

後漢明帝紀應門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

其萌故咏國雎摯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卽爲師摯作與

孔鄭說論語摯爲魯哀時人異義不知亦是韓詩說否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

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

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委行淫

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主三河齊

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

以孔子明王道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

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

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

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

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

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儒家

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脉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

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脉人取其年月數

家隆於神運譜謀獨紀世諡

謂按脉人譜謀二類七略併爲脉譜入數術略其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紀世諡家隆於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

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

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謂按當作治國聞者爲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

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

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

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

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

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併敵謀詐用而從橫短

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

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

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

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台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江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城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

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懷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隄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終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閭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駁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

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

亦可喜皆可觀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曰周脉已移仁不代母

蓋塲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

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猶共工氏在包犧神農之閒而不王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脉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值其位者仁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不代母耳

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旦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

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素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兼按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撫仿之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庠阨阻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旣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脉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

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

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
角稽首奉上璽敕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
之變明監戒焉

序跋類一

古文辭類纂七

韓退之讀儀禮 ○○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醕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醕平醕者也荀與楊大醕而小疵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薑塢先生云韋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胸臆漢志作胸忍胸音劬忍如字說文作胸臆徐鉉讀胸音蠢臆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

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序○○

茅順甫云風雅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功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醑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衰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磨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功於是作歌詩

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 ○○○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
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
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
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當其衛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蓋鴻先
生云大
麻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當時有妄爲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
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
之路與夫食人甯若殺人於是張濟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